

河濱遺書抄

卷三



10943

河濱遺書抄三

朝坂李楷叔則著

七世族孫

元春時齋選輯

吳門沈顥石天叅

同里後學謝全寶瑞六叅校

男

建

標赤訂

同里後學謝蘭佩晚九校刊

霧堂雜著

用九篇

大哉易乎大哉乾元之用九乎尼父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夫九者卦疇之所同也龍馬之圖爲生數洛書之文爲尅數其旨淵微不可更僕而用九用六則互相根也九之

河濱遺書抄

三

一

老陽變而爲陰其用九卽八六之老陰變而爲陽其用六卽七也何以明其狀也乾之元坤之元二乎不二乎地不能外天以爲地地在天之中其爲體也一也七八者二少之數也七之進而爲九九則盡盡則返八之退而爲六六則極極則變此三才萬物之摠也是故九不遠六歷八與七而後得六六不遠九歷七與八而後得九聖人據其至者而言之故長夏而稱其節曰日短至嚴冬而稱曰長至詎不以二氣之初各有倚任之隆爲歲功之分齊哉蓋於是而知用六之爲秋冬也用九之爲春夏也狀而人於姤

則數伏伏以三十爲之於復則數九九以九九爲之甚矣  
聖人之扶陽也一陽耳卽以老陽之義與之其在歷侯之  
言羲和之驗自古及今未之有改也

冰篇

冰有厚薄乎曰無之初終皆薄也腹之堅其骨脆也有疆  
域乎曰無之地氣自北而南則寒近均罡風自上而下則  
雪霜至朕則有正變乎曰無之炎夏以極沸之湯投入井  
中則冰立成去冬敲如王之片煎于釜內則冰卽化朕則  
冰水爲之而寒于水如靑出于藍而靑于藍謂之一不可

河濱遺書抄

三

二

謂之二不可矣山之冰乃傲溪之冰曰予之族強盛而居  
于阨視庸流在車馬之下烟火之中凌陰之內鑿冲之餘  
者迫矣溪之冰啞朕而笑曰若與我何以殊哉若幸而爲  
由冰山可以常冰乎若不幸而爲冰山山可崩亦可伐也  
吾不忍見若之升亦不忍擠若而傾之若之于我賓客耳  
戚友耳若以我爲不如若夫見睨之消消若必先于我若  
退而返初服與我混矣鳥之飛也四方惟所之而翾翾無  
極也其倦也林矣人之生也萬事無不爲而皇皇日以騁  
也死則歸于土而已矣以若之偶凝于山也而笑予傲予

予則林與土也吾爲若之先覺而若反相驕穉哉山水曰  
凝而結之且與我同質纈而文之又與我同華吾兩者竊  
相讐矣乘時者以上位爲榮鳩衆者以黨與爲雄溪之冰  
山冰之所如也不溪之驕而誰驕乎且讐溪矣方將東約  
秦岱之雲西檄太白之湫移書峨眉之天半集兵陰山之  
深窵使吾同類以填溪而稱快豈徒驕之云云哉溪冰曰  
生而無用于世者盛衰之所不與也死而有繫于入者恩  
怨之所不及也吾與若同生於天地間無所于親也無所  
于憾也無彼我無是非也若凌我以自雄厲則厲矣我不  
如若天下之勝若者不知其幾千萬也夫相競則凶相忘  
則吉莊子不云乎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夫何以  
若之冰山而棄予之冰壑乎于是天帝聞之使水伯勅解  
之其詞曰嗚呼朕在天位四時式序爾冰氏不安厥職私  
相誹諍朕不爾究其自今仰體消息盈虛之理各遂其生  
以支餘年溪臣善下賚之以祉山臣傲狠姑貸其罪欽哉  
欽哉

已具矣一分爲二者陰陽也剛柔也天地也清濁也高下也空黃也有無也合二于一者陰陽之太極也天地之太和也剛柔之純氣也清濁之混元也高下之中而空黃之太素也有無之微妙而大道之會也且夫數至於三而圓亦至於三而盛兩儀有聖人爲三才自此而十百千萬億兆皆二生三之所推也姑于十之中言之二與三合而成五五者數之中也倍之則爲十五半而十全其一之得五而爲六者一六之水也二之得五而爲七者二七之火也三之得五而爲八者三八之木也四之得五而爲九者四

河濱遺書抄

三

四

九之金也予嘗思之一且無論二三成五四何以生倍二爲四此四象之說也老易圖範蓋有同異之旨微而不可

判

此有缺文

邵子之皇極并列之爲四序列之爲二十二者

三十四而爲之者也此河圖之衍而非洛書之疇也邵子

之數學元會運世如年統四時時統十二月予嘗有疑于

日之有三十矣其全三十者其半則十五又分而半之者

爲七八之間七有奇而八不足夫上弦下弦者天之月爲

全之半歷之月爲朔望之半半以此限制莫之過莫之不

及人人之所共知也卽以十五準于易

此有缺文

終不合此蓋

邵子圖書之外另一易也取之歷而不取之三易洪範者也嗚呼天地者父母也人世者子也此三者其大要矣父母于子已爲三矣而乾之震坎艮又有三象坤之巽離兌亦有三焉男女各三是謂六子此後之小乾坤而衆父母也易之六十四卦乾八坤八不得不分乾坤而下同于六子者後來之權將任之於六子而父母猶在不忍使之遠泯泯也泯泯則如太上皇之無位而太后之撤簾退宮矣其在參同契則去乾坤坎離而用六十卦陽大陰符以每日朝暮用二卦其于人身乾爲首六位則六陽居上六陰

河濱遺書抄

三

五

不與狀而巽耳離目艮鼻兌口則諸子之依依于父也坤爲腹五臟六腑則肝木肺金脾胃二土象于戊巳狀而心君之火蒸液灌輸腎部則兼有水火滋生榮衛如諸子之戀戀於母也是其分不得不分而貴乎其分而能合也何以故分而合合而分者一也一則生不一則死生則生生而不已不已則綿綿而長生一身之道如此家國天下莫不皆朕夫世俗分炊析筋強之以同居而不能是亦公藝之難學而封建之勢也夫封建同姓正也其父昆弟之邦與爰及異姓亦所必立其諸甥舅之國與子而孫孫而雲

仍迨于外孫以女之故及之故大宗小宗之外立母族妻  
族焉此九族之所以連局也吾于三子望其鼎立不願其  
折足田產房舍必均而三子之能繼志述事者予惟恐其  
不均也幸而見孫男一孫女一以吾爲祖而以吾之子爲  
嗣矣昔者王父分諸父田十八畝房數楹而止予之不能  
大箕裘也以父之賜賜吾子以王父所未行之格而作訓  
子孫其昌當以吾之學與之田產房舍幾何哉

生日篇

岸公曰生我者父母也孝之始終也有賤焉自謂也有饑

河濱遺書抄

三

六

焉哀而祝焉猶寅饑納日也有漸焉疾者以大漸爲危也  
有薦焉主人禮也有踐焉踐形者君子也凡人之生泄泄  
耳聖人愛曰賢者敬曰其次惜曰咸斬于不忝詩曰夙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此之謂也生之日天下之所同也生不  
同日而莫不有生之日無貴賤無智愚無古今一也一故  
同同者理也異者分也同者性也異者情也吾觀于生而  
知天下之大齊焉是人之所以自受也是猶賈之售而實  
之疇也是天我壽而筭者也朕莫大于禮禮合則人不合  
則獸左氏之所云畜老也可不畏諸朕而臣之事君子之

事父外之事中有差別焉頌也禱也賀也自堯以至  
于後王一也華之封人其萬世無疆之昉乎滕之下陞之  
下莫不皆然是孝忠之準也是治道之隆也詩曰明發不  
寐有懷二人懷者愍辭也離之則懷懷雖不忘猶二之也  
孔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三年者父母之懷  
子也九我其備態也孩與啼異疴養與平康異而顛有戟  
髯而顛有楚越而交有犇會不旣殊乎斑者衣乎甚矣生  
之不嫌于父母也或謂岸曰人之生父乾母坤生初生前  
則天地之道也應之曰聖賢以天地爲父母唯君曰天子

河濱遺書抄

三

七

下此罔敢僭濫也是故齊庶者父母其天地孝以爲本敬  
以爲文父母之所俞鬼神之所嘏也率之而下則耳孫也  
溯之而上則鼻祖也自古及今念生吉趨不生凶父爾母  
爾雖高曾雖雲仍莊莊乎其事親也油油乎其事先也梅  
梅乎其追遠也以忌日爲往以生日爲來此君子之道也  
天下之通義也古人生日不爲樂故明神廟免羣臣之壽  
麵非吝也達也唐宋之辟著爲節非爹也仁也夫上之所  
行下之所式也昔人制禮莫尙于周公周公缺生日又莫  
大于仲尼未聞杏壇之上三千弟子祝仲尼之生也雖狀



江之南盈十則相遺餘或否庶幾適中而秦俗役役僕僕  
歲以爲常貧者苦之士夫業詬誅而爭其言曰生不拜壽  
歿不奔喪以爲情之迂也舉以相責其殆太甚而多事哉  
岸曰道也者生之謂也有生于陽者有生于陰者陽不  
皆生陰不皆斃其謂人以生而謂鬼死者陋哉生則慶死  
則悲牛山之涕南面之樂抑又過焉是故孔子曰愛之欲  
其生惡之欲其死人而爲天下之所愛莫若先自愛嗟乎  
養生于生之日不若達生於未生之前

代訓

河濱遺書抄

三

八

代有新故無優劣有去來無欣戚何以明之代者禪則善  
爭則惡雖父之壽不得不與子雖堯之聖不能不與舜安  
于其序無心于其間斯乃所謂善耳時未至而上故卻之  
燕之子噲矣時未至而下故窺之燕之子之耳其甚者羿  
浞莽操之臣隋煬之爲子宋匡義之爲弟種種橫生余嘗  
悲之狀其事肇于古爲堯老而舜攝見于周爲成幼而且  
攝襲而爲之者漢以新攝魏以晉攝皆于異姓階亂其在  
同姓而攝未有不危亡者也危及其社稷亡及其身累及  
于臣庶當其居攝之初詎期其後日之敗歟乃至于此哉

今夫后妃之攝爲垂簾爲二聖則呂雉武曩之屬永永龜鑑而相之竊威權將之列藩鎮其名不爲攝而殆有甚焉甚矣攝之不可爲也卽無神器之窺每有九錫之例羣小每從而愆忠之此則履霜堅冰之漸哉趙高以鹿馬愚二世宦官之禍豈不昭歟漢隆準枕宦官股唐之高力士魚朝恩繼之矣不但已也朱明土木之變非王振汪直爲之乎劉瑾之後莫橫于肅寧肅寧魏土公與定興客奉聖比而亡明愚故曰攝以宦寺此昏核之所以啟衅也薦紳之所以流毒而四海之所以困窮也寺人之令所以見慮于

河濱遺書抄

三

九

秦風而勢星之所以點天垣也乃若士之程表公狀以爲禁中頗牧而六師無不解體矣諛其上者且以爲五帝神聖其下莫能及矣嗚呼嘉朝不足言也崇禎自信邸入繼清刑餘之巨憝伸天下之正氣亡何而大王公二王公陰見柄用外諱豎刁之名而寔有仇士良之寵雖不至如天啟中有戶工二部之柄鹽漕軍門之威廠衛緝事大獄大毒之流行而帝曰嗜殺戮吝出納卒以謀播遷不就于煤山乎殂落惜哉悲哉餘風所煽江南滌醜有張監者不招搖而蚊蚋集矣台鉉樞輔漏未三更候者如織是其自宮

者歟適君者歟竊聞野史神廟蓋有十俊焉夫人君者樂  
暇逸而深宮稱朕三風十愆之外乃甘心于若輩其亦頑  
童之嚙歟或曰亡明無外戚藩鎮之禍而止以畸重資格  
偏信臺省遂至鐘簾震驚不可救藥也豈其狀豈其狀

續說難

有司有惡主人之淫而怨其僕持刃者作此篇

韓公子非爲說難余嘗悲其文未能驗其事也夫今而後  
乃信說之難也說者一口聽者兩耳以一博兩其數不勝  
我之說一而已人之說千百以一博千萬其數又不勝聽  
者以一人之耳禦天下之口勢不得不惜耳于所親所信

河濱遺書抄

三

十

而所親所信者不能以耳喻耳勢必資於言以相及則說  
滋以亂而聽益以惑其數益不勝夫如是說者處孤子之  
地而聽者踞執拘不可轉移之位吾將無說而後可然吾  
之說可以說可以無說則吾默默而天下之事已治天下  
之理已得吾何爲而不默吾之說所以治天下之事辨天  
下之理而抑不得伸百喙之啾啾者簧鼓譟譟縱橫捍闖  
煽惑是非變亂情僞反以肆行而無忌蓋力爭之不能姑  
息之不可悠謬任之無心置之而天下之受禍者不可救  
藥然則吾之說不可不立也其有不得已焉者也嗟乎說

與聽角非難也以一說伏衆說非難也以今日之定說折異日之邪說亦非難之難者也以我一人之身一人之心一人之口展轉傍徨言之不可不言又不可而難生焉我之所是固是也然而有非之者非其是之非也是似於非也非是者在其外忽而在其左在其右忽而在其上矣我之所非固非也然而有是之者非其非之是也非似于是也是非者在其外忽而在其外忽而在其左在其右忽而在其上矣夫外焉者倡之左者右者和之是非已樊然矣樊然者不正之是非也不正則不平在其上者雖有聰明

聖智焉得而窮之于是以外者左者右者之爲公論也幸而中者是其所似是非其所似非其戾者拮偏聰而忘虛公喜末節而畧大體嗚乎立說之難天下之事可知已天下之理可知已吾有說于此冠尊也履卑也首貴也足賤也以履加于冠之上者則罪也首反居下足反居上則事之大變而理之所不出也外之言曰冠敝矣不如履首汚矣不如足履有時而貴于冠足有時而急于首左曰冠不正者何敢問其履首不潔者何能潔其足右曰存一冠而棄二履者不仁爲元首而則雙足者不知於是上欣然以

爲得情也以爲冠之自取侮也首之曾虛足也信衆說以  
誦吾說而怪之吾嘗觀于人焉冠之異履自若也首之加  
足自若也且有聞於古之時矣桀紂故天下之大棄也湯  
武天下之所同聖也南巢之舉惟有慚德武非聖人蘓軾  
言之夫然則冠之敝終不夷于履首之尊終不等于足也  
周鄭交惡東萊譏左氏之失言三國並志紫陽刺陳壽之  
無知他如祝暉射中王肩則臣罪不容誅元暉與君爲訟  
而武子稱其愚莽新不列于正統五代指隸于鼃聲白水  
真人豈爲更始之臣崖山帝昴猶是趙宋之季譬之牝雞

不可以司晨奸宄不可以賊善奴僕不可以侵主禽獸不  
可以逼人此則吾說之熟而可厭者乎或曰否否所貴于  
冠者緇布皮弁玉藻冕旒也臺其笠鵠其冠岸其幘纓其  
纓則失其制矣所貴乎首者耳目聰明德音不忒也視邪  
色聞淫聲嗜饕餮窮癯澤則喪其儀矣乃若履朴下而任  
勞冠之所不能代也足疲繭而無識首之所宜爲宥也是  
以古有易姓之君無易姓之民正名或代乎獨夫殉烈不  
責乎通國夫然則上無常尊下無常卑也久矣且以天道  
旋而無滯物情變以趨新古今之所共閱也上失其道羣

去之君子作史不相假貸是故詩刺株林惡其淫之下及也姜氏如齊惡其家之不齊也不自責而責人責無所施矣或又曰輿論者近乎公者也市虎有三人矣羣吠且吠聲矣刑獄者惡乎蔽者也銛筭設而鈞距生矣偏聽厲而深文內矣名分者近乎倫者也竊鈎誅而竊國侯矣侯之門而仁義存矣慈愍者惡乎私者也煦煦吁吁而婦人仁矣養奸胎禍而輻輳兆矣風俗者貴有以正之也狂國不以狂爲狂矣宵壬則盜憎主人矣權貴者貴有以抑之也寶玉竊而陪臣侵大夫矣告變行而家僮戕大將矣卑賤

河濱遺書抄

三

三

者貴有以恤之也股脛不戒而尾火不掉矣格虜不徵而莽操公行矣摎內者貴有以恩之也威如不備而弟子戈矛矣後宮充滿而怨女干和矣是以響生於聲影生于形枝不外乎本流不外乎源上焉者天下之形聲本源也家不自成而鄰舍擾之國不自疆而與國伐之此則情勢之所極也而君子之務究也予聞之而喟然曰說之遠乎理者有近乎理者以挽之說之近乎理者又有近乎理者以亂之理有定乎無定乎理尙無定而說又何能以定然則說之難也亦可以無說矣乎

江臯夜話

江臯漁叟之坐客談及往事叟輒緘口不言然其容如欲言而故默者予獨飲酒至於夜叟乃微言之曰甚哉直道之難而後世之必無史也天下之事莫真於見之者至於聞者則訛矣至於傳聞益訛矣然見之者多隱秘而不言遂使後人無所灼其原委惜哉予曰何謂也叟曰事固有所難言病固有所自起病日劇則寒熱移又變而爲它症此非見垣者莫之察矣昔者之事顯禍在人耳目間而病原則在一二事矣嗟哉請問之叟曰滌之岡寺有輦金十

河濱遺書抄

三

古

二萬至其署者驚問其故曰某在獄思出耳夜思其計曉爲得之曰某某可共議也某某至曰惟故相出出而已金雖不足姑以是先資而從容他計之會且有布於都門內而宮禁威視寺宦外而公卿當事無不通透而首輔之旨遂下矣故相渡江而北璫黨以金數萬來當國議兵用某帥其帥授越以獄中某同征請而旨遂出某於獄矣無以報璫黨則以人心不可驟駭姑以其黨貴陽者用爲鳳撫以報之他日者中上意而陰持之故相敗而國亦隨之此非國之病原乎予曰昔時上好名求人若渴而爲奸人所誤

所持既固人莫之敢爭此故相之罪浮於崔魏者也而爲之助者皆無令終此豈可盡以釀禍歸之于神廟乎或謂神宗與宋之神宗大同小異但神宗旣升遐光宗一月號爲振刷用人散財惟恐不及至啓而黨人顯庸矣至禎而黨人陰用矣其爲小人者不論其爲君子者三案迭興君子其名者爭名耳爭位耳夫臣固無臣乃其用人之誤則亦由上自爲之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道院夜話

予與胡子遇於江南道院胡曰來陽伯之祖碧澗先生賀

河濱遺書抄

三

五

與馬光祿同時矢志爲君子其人品不遜溫恭毅陽伯之父小澗先生父子能詩文不止陽伯之有名也不才之曾祖長沙太守有晴山集祖太學生月庵公工書西尤善篆籀隸書熟于許氏蓄書甚富今兵火之後不可問矣予因慨先進遺文賴於收藏者此子孫事也賴于表章者此後賢事也寅公官鄖西又爲予備述鄖事云鄖古鄖子國也萬山阻隘寇所出沒是故先代設制院以鎮之癸甲之先有王某奉上旨居此王故譏勇人以闔鎖號之自成踞陝發兵肆橫多降者王某獨不下它時納箋投誠仍署爲鄖



總兵有藩制府某山東人也頗以明故事檢束之某不屈  
遂與督撫御史羅某交章劾之御史又紿于承天而擒之  
其弟某等率所部精兵殺官以叛遂據竹溪房縣諸山之  
間自耕其地且挾其人民而賦之夫不降于賊者義也卒  
以無所歸負固無患天下之弭禍者可以鑒矣

槿花對語

烏延劉子與河濱李子坐京口署中槿花淡豔時若侑觴  
于前者劉子備論古今人文之盛衰乃及其少年爲學時  
與其猶子雲門氏商確磨礪思所以高出人上者法權書

河濱遺書抄

三

六

之揣摩則有尙於昌黎起衰陳言務去之旨揭於壁曰標  
新領異盡發名宿之業而簡蒐之久而有得於心創獲未  
有文出已不爲里人所測顧欣然共之者惟雲門是以知  
已之遇皆前茅它如古文之學深其息弗敢輕爲然於此  
道則思有以大振之故得嚴生於楚遂濫竽及於河濱焉  
河濱子懔然曰文章之道唯大勇者任之洛川其由是以  
日進矣劉子又語予曰古人仕學相資鄉者遂平之遊蓋  
亦有困衡之助焉問其故曰葭爾小邑而有巨室巨室之  
豪人肆於其里跋扈武斷不可以殫述民弗堪命前之令

此者非不欲斂而戢之也事未舉則巨室已下石矣蓋居  
津要持短長不簧鼓於輦路則假手於通家故來者畏之  
如虎搖搖如懸旌不可以自主邊計民生洛川痴憊之人  
竊不以爲然輒犯其鋒以爭之民雖黷我而彼則訾之乃  
至流連於訟庭民皆直我而彼猶吠之我之去國也民皆  
援我而彼猶目之暴虎不悔我之謂也李子曰不畏彊禦  
之謂也洛川可庇民矣慨自道化不明風俗頽壞士之苟  
有爵位者不念其父母之邦威加枌榆剝蝕瓜葛宰邑者  
不得而誰何一失其意小則辛螫大則箱網蓋上司之輕

信者以貝錦爲實故得以口舌中之吏之不肖者妄思自  
全於其下車之初卽知其巨室之名僕僕然惟其言之是  
聽故閭里之利悉歸于其家而吏以趨承反蒙其延譽此  
則首反居下足反居上之徵也夫吏之故虐乎紳者豺也  
紳之敢箠于吏者獠也令之賢不賢猶傳舍耳賢未必有  
萬世之利不賢亦未有無涯之禍其爲紳者于其鄉則祖  
宗墳墓之所托而九族姻黨之所共也何哉其所謂跋扈  
武斷者充其惡將至邑無人官無令而後已天道昭昭恐  
不終有其富矣且與其以萬人之詛詈爲妓妾奴僕之壺

餐千家之號哭爲宮室苑圃之花鳥夫何快心之有哉劉子曰巨室果敗矣我爲之折其角天乃爲之禡其魄矣李子曰夫如是今日之天倍當勞矣天下之爲巨室者豈惟此一邑哉請各言其甚者有素封而家非宦族者巨室誘之使爲僕于是田其土田有其家資淫其妻女不如願則禍立至故獵名顯者多暴富羽貴介者無虛橐一士題錄則委巷含顰鄉多仕藉則通國訛法蓋在當事之人亦以紳之多寡爲治之難易物極而返故宜其巨室之禍反甚于小民之家矣劉子曰古文之學不如古人之學也吾鄉之前賢鄉黨恂恂敗類者寡里仁爲美庶幾近是所望于天下之爲紳者貴勿加于父兄利勿營于桑梓而已矣于是更僕而侍漏下三鼓兩人樂甚以其言爲有裨于世聊次而藏之

歷紀

丁酉上春以友人言登時憲歷正月二十一日驚蟄二月二十一日清明是節氣共得三十日也然扣至三月二十四日立夏則節氣得三十二日矣扣至四月二十四日芒種又得三十一日扣至五月二十六日小暑又得三十二

日扣至六月二十八日立秋又得三十一日矣至七月二十九日白露又三十一日矣至九月初二日寒露又三十一日矣十月初二日立冬則三十二日矣十一月大雪恰好三十日也十二月初二日小寒恰好又三十日也予聞七十二候之說久矣一節三候中氣亦三候每月一節一中共稱六候每候五日則是每月三十日不得意爲增減者也友人河洛之數解曰每月五卦每日一爻五六合數三十其共也雖月有大小以節氣齊之無有差忒又考歷之所載如東風解凍之類亦以立春五日驗之雨水申氣當以獺祭魚驗之每月六則合以五日一變亦三十數而止未聞可溢而爲三十一者也今三十一者五其月三十二者兩其月恰好三十者三其月耳友爲予言不止丁酉爲然也謹錄而志之以俟精于歷者

甲午紀

歲甲午予客姑蘓無力購書偶從友人借書觀之遂錄甲午紀年之事其在唐虞以前者不可知矣洪荒闕略不敢遠考姑以唐虞言之甲午於唐堯爲五十一年于虞舜爲十一年于夏太康爲二年王相爲二十年少康爲十三年

王芒爲八年不降爲三十四年王厯爲十四年王發爲十一年夏桀爲五十二年

次年爲湯元年

商沃丁爲十四年雍已爲

三年商大戊爲五十一年河直甲爲八年沃甲爲二十四

年陽甲爲二年小乙爲六年武丁爲三十八年祖甲爲三

十二年武乙爲二十五年周武王爲九年昭王爲六年穆

王爲十五年懿王爲八年厲王爲十二年宣王爲二十一

年平王爲二十四年莊王爲十年襄王爲二十五年靈王

爲五年敬王爲十三年貞定王爲二十三年安王爲十五

年顯王爲四十二年赧王爲四十八年秦二世三年漢景

河濱遺書抄

三

三

帝爲十年武帝爲後元二年成帝爲河平二年漢光武爲

建武十年和帝爲永元六年桓帝爲永興二年獻帝爲建

安十九年晉武帝爲泰始十年成帝爲咸和九年晉孝武

爲太元十九年宋孝武爲孝建元年梁武帝爲天監十三

年陳宣帝大建六年唐太宗貞觀八年武后爲延載元年

玄宗爲天寶十三年憲宗元和九年僖宗乾符元年愍帝

潞王爲清泰元年宋太宗淳化五年仁宗至和元年徽宗

爲政和四年孝宗爲淳熙元年理宗爲端平元年元世祖

三十一年至正十四年明永樂十二年成化十年嘉靖十

三年萬歷二十二年予于今之甲午又有感于唐虞之際  
焉夫唐人皆以聖人居帝位者也唐不得不爲虞虞不得  
不爲夏雖有聖人亦無如天運之流行矣乃五行家以爲  
幹木支火納音爲金午者日月之中位也過此則昃皇極  
經世圖或以卦氣配之謂午未申酉漸近閉戌天道悠遠  
安可知哉

楚女詩紀

楚女不知何許人其死也不知其地亦不詳其年月人傳  
其屍出諸鄱陽湖懷中有詩於是讀者無不哀女之節烈

河濱遺書抄

三

三

而其詩亦爲人所傳誦今爲錄十首之八焉家鄉一別已  
春更此日含辛到漢城忽下將軍搜括令教人尙敢惜餘  
生骨肉輕辭弟與兄依人千里夢嘗驚歸魂願返家園路  
報道雙親已不生遮身還是舊羅衣夢到瀟湘何日歸遠  
涉風濤誰是伴深深遙祝兩靈妃生小伶仃画閣時詩書  
曾把母兄師濤聲夜夜悲何極猶記挑燈讀楚詞當時閨  
閣惜如珍何事流離逐水濱寄語雙親休戀入江猶是  
女兒身生來誰識未簪笄身沒狂瀾歎不齊河伯有心憐  
薄命東流直繞洞庭西照影江千不勝悲永辭鸞鏡斂雙

眉朱門空教諧秦晉死後相逢總不知圖史當年強解親  
殺身自古羨成仁簪纓雖愧竒男子猶勝如今共事人以  
此推之女蓋楚之世家幼讀詩書字人而未嫁者也入江  
猶是女兒身未失節也東流直繞洞庭西則洞庭以西之  
人也嗟乎悲哉或云事在孫招撫時予惟詩之爲教聖人  
之所以風天下也有女此離完節而終古之善詩者莫之  
加焉栢舟之篇猶是靡他者耳身爲烈女且于朱門秦晉  
死而不忘雖未成于歸之禮不愧其夫多矣女子有行遠  
父母兄弟詩之中又念其父母兄弟不少止其諸古之女  
河濱遺書抄 三  
主

屈原乎吾爲之謚以文烈將使聞而義之者祀于鄉

### 智雞紀

予戒殺客饋雞二家爲畜之庖厨者將刃雄求之弗得乃  
殺其雌雄雞潛入床下不食亦不鳴正命而斃予聞而弔  
之不就戮智也且不以已之軀果它人之腹誰謂物無人  
情乎好殺可以止矣

### 咏紅紀

冬夜忽晴家弟亦砥與秦武江三子坐月中予以紅字爲  
韻主賓所就後先不一予得縱觀而改正之其善者則存

子簡秦句曰翡翠一池紅秋樹開霜紅桃殘春雨紅戰獨  
榮猩紅驟雨洗春紅杜鵑漬血紅啄殘鸚鵡紅江楓落葉  
紅亦砭句曰橘向洞庭紅瓊筵列海紅日入斷霞紅芙蓉  
出水紅酒力入顏紅花片卽苔紅武句曰勾漏乞砂紅甲  
沁鳳仙紅野馬顛塵紅花入馬蹄紅江句曰蛛網挂殘紅  
花落蝶傷紅秋心樹樹紅余句曰寒火守微紅殘燭夢邊  
紅梅瓣勝繁紅林楓落遠紅斜鴈破霜紅霜鐔鬼血紅孔  
雀妒人紅櫻桃綴小紅珊瑚一枕紅讀史夜燈紅葉醉一  
秋紅漁火遠洲紅茶花犯雪紅花浪賺魚紅霜白念春紅  
河濱遺書抄 三

三

掃徑每憐紅或用美人爲題因續之曰宮怨不題紅織甲  
繡鴛紅嫩褪舊脂紅閨讌暈腮紅幅帶水拖紅夢酣避曉  
紅玉爪劈榴紅枕痕一線紅遂悉錄而跋之以見一時之  
致云

咏螯紀

客有倡和詩押韻皆用霜螯者余戲作二十句曰酒香呼  
友共持螯客誤嘯蟻欲辨螯香稻初肥吏部螯團臍郭索  
捕寒螯紅筍細嚼有江螯山谷曾經咏雪螯醉眸已棄酒  
邊螯稚兒彩線繫生螯秋霜老盡五湖螯十種蝓蚌宴越



螯吳越錢忠懿王宴陶穀事 狼蜋何如博帶螯雄曰狼蜋雌曰博帶 遠思撥棹嶺

南螯披堅執銳鎗兵螯吳中有蝦荒蟹兵之語或暴至則為兵驗 善化神膠九

尺螯善化國蟹長九尺者膠 文蔚能嘲僕射螯僕射嚴續也出湘山

錄 二十八千惜蟹螯宋仁宗事 江中新放子瞻螯東坡嗜蟹後有見餉者悉

放之輪芒吾念海神螯蟹八月有稻芒寸許輸海神未輸者不可食 瑣蛤堪憐具

細螯瑣蛤小蟹也 石蟹盈溪不採螯東坡云石蟹小如錢 語雖不工亦可

備也

### 讀墨子

墨子急于自見故是神禹而非仲尼仲尼與禹有異乎兼

河濱遺書抄

三

五

之為教其意似是而難于用安得人人皆墨子與然能使

天下之人聞其說而稱之與儒並傳至于唐世不衰不知

何時乃廢而不行雖孟子闢之孟子之世未止也夫天下

之立言者不為人之所必歸則為人之所必攻不可歸不

足攻者皆不能自立者詩文之道蓋如此獨學術則不可

耳墨子七十一篇其備城守數卷今失其傳攻城之法與

古異守之策恐亦難泥然其書奇甚讀之如考工記非後

世之所能及也全文與莊子國策亦略似學者不可以孟

子闢之遂置不觀

讀郊祀歌

漢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乙於甘泉祭后土于汾陰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命司馬相如等造爲歌詩合以八音之調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童男女七十八歌之時新得神馬因次爲歌以薦于宗廟故合之有十九章今觀其詞練時日帝臨皆祀天帝之篇青陽朱明西顛空其此四方之祭猶五時也惟泰元天地二篇蓋合天地而祭之日出入亦猶朝日夕月之意此九篇尙有奏罷之時天馬二篇如之何其以祀宗廟也匡衡議之汲黯以爲不宜諒哉天門開亦禱祠之詞景星作于汾陰之昇齋房作于甘泉之芝亦天馬之類也后皇乃寶鼎之第二章耳華燿燿五神與練時日相類朝隴首以獲白麟而作象載瑜以獲赤鴈而作又與天馬相類赤蛟似送神之祠不知篇次錯雜何以乃爾

讀論衡

王仲任故不及蔡中郎何以得其書秘之帳中古人於經籍如家常偶得時人之作故以珍重成其名耳如三都當傳而空晏爲之序此皆成美之事也今日乃以譏訕爲長

豈不天淵哉

讀韓文

韓文予之所珍未能成誦然一再繙閱爲之段落爲之抉  
摘摘其奇字通其大旨蓋在患難中見友人案頭多讀此  
書者南州亦謂韓在歐蘇之上予恒以自隨旋又失去一  
爲素臣所借一則擲于宣州之暴客可勝惜哉今所有之  
本便于老眼欲爲兒輩授讀恐兒之不知敬也故囑之

讀大白年譜

薛仲邕爲太白年譜以公生于天后二年己亥卒于寶應  
河濱遺書抄

三  
五

元年壬寅得壽六十有四公自五歲誦六甲則長安三年  
之癸卯也十歲觀百家史通詩書則中宗景龍二年之戊  
申也十五好劍術遊神仙則玄宗開元元年之癸丑也是  
年十月甲辰獵渭川有大獵賦賦未獻之天子也雲川二  
十年好閒復愛山二十三觀雲夢娶許相園師孫女留雲  
夢者三年遂之齊魯居徂徠山與孔巢父六人日沈飲號  
竹溪六逸廿四乃爲大鵬賦至天寶三載甲辰年四十六  
乃同翰林吳筠入長安見太子賓客賀知章于紫極宮解  
金貂換酒爲樂薦于明皇召見金鑾殿詔供奉翰林進清

平調詞後爲高力士譖于貴妃三欲命官被沮而止乃放  
鷲不自修與知章等八人爲飲中八仙帝賜金放還居京  
師者未及一年未爲官也自此抵趙魏燕晉岐邠商於洛  
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淮泗再入吳轉入金陵上秋浦潯  
陽至天寶十四載乙未年五十七矣是年安祿山反避地  
廬山永王璘脅令行軍敗奔亡至宿松山坐繫潯陽獄宋  
中丞若思雪之脫其囚至肅宗乾元元年戊戌坐汴永王  
璘流夜郎年已六十矣己亥放還復過江夏尋陽金陵歷  
陽宣城寶應元年卒于當塗計其生平蓋東西南北之人

河濱遺書抄

三

毛

也生平少任俠好神仙能飲酒仕未達遭時坎壈獨其才  
冠絕一世或謂謫仙人或謂其開口成文揮翰霧散或謂  
其一命未沾四海稱屈或謂其馳騁屈宋鞭撻揚馬千載  
獨步惟公一人或謂其橫被六合力敵造化或謂其志氣  
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而論者與杜工部並稱其光燄萬  
丈余今考其所遇年將耳順不幸值亂又不得遂其隱居  
之志幾以罪死于翰林不可不謂之奇窮矣吾鄉文太  
青先生爲鳳皇臺賦以弔公庶幾稱之若余之白田賦未

足彷彿其萬一也

讀東坡易解

易之有蘓子瞻猶春秋之有董江都也易之道凡言易無  
非易者乃眉山以獨出之手眼羅織而爲之書大旨于世  
道治亂君子小人之情狀一一幻現卽如實有鑿鑿可據  
此其苦心所寄處俱以閱歷旣深後得之非僅以禪喜遊  
戲爲文者然亦未免有穿鑿之意解旣孤異筆能剔刷不  
可謂之非傑作也其中百一之所引惟有輔嗣蓋此註與  
河上道德子玄南華同有言外之妙東坡以此入猶繁露  
之本於公羊耳解妙而文宕縱橫容與嘗見此公本爲學  
河濱遺書抄

三

天

者不可以讀本義之成見妄摘其同异則得矣

讀宋吳文肅公傲見辛給事書

文肅學于張南軒南軒與朱晦菴皆稱之有大心衆生語  
許以剛勇其論兵事與陳龍川相似朝廷方欲用之以母  
老終養怡然自安宋儒之修行大都如此他日所爲見辛  
給事書以給事過于韓柳其文峭潔明潤卽用孟子作結  
省無窮葛藤予與宗伯公嘆息古人成名之難如文肅亦  
不易得然傳者寥寥我輩當何如也

程學士爲作序文文肅死已久見夢于其孫甚感作序者

但云未及其孝母一事俗傳王子安爲鬼嘗于水中誦落霞孤鶩二句一士嘲之曰何不裁却與共二字文人才士爲鬼之後不能忘情如此文章之道大矣哉名之于人甚矣哉

讀鄭賢人物論

有輯人物論者莆中鄭賢之所爲也乃假陳華亭之名以行吾將俾吾兒讀之示以略曰楊子雲三儀之說以人爲儀埒于天地非過也古今治亂之數天地與人共爲之而人其宰也經史所教之人夥矣其表表者則治亂之大機

河濱遺書抄

三

无

而後人之所師也其間有君有臣有賢有佞觀其生平與夫遭遇時勢之不齊使鬚眉活現心腑洞流并及其升平瘡痍之故唐虞三代而下有不得不然之理譬之于醫有症有方又譬之奕有經有譜斯亦得失之林著龜之典也已然直書其事者必俟思索而後精論則爲之發微闡秘矣其或有未盡者不妨待之後賢若夫命意可否贊助褒貶凡詩文碑版之類有過於論者以槩存之鄭公教人之旨蓋有足多者吾兒輩得是書而讀之誠厚幸哉

讀夏東洲集

夏東洲良勝江右之君子也諫武宗南征廷杖有重名其  
爲學于邵子皇極津津焉深入之肆及于天下蓋留心于  
實學者其爲文勝于詩舒文恪序之余以其書似太虛太  
虛曰此以人品勝者他日又似梅公梅公曰此吾鄉先進  
也以其書携歸嗟乎同鄉後學能于先進留心者一二人  
而已

讀仕優所二碑

丹徒署中舊有藍田李震卿仕優所自記之又倩棠陵方  
公豪再記之時則正德某年南巡曾至此邑震卿適爲令

河濱遺書抄

三

三

拮据應御不知作何狀今日者驛騷供億凡在江南江北  
之衝民苦不堪計所過兵馬不過大臣耳乃其擾已太劇  
矣不知武宗巡遊時如何而東乃自矜爲仕優乎嗟夫牽  
一毛而身爲之靈觀一邑而天下事亦大可見矣一邑勞  
天下之勞皆然一令賢天下之令未必皆賢也人君好大  
喜功不卹其民而勞之使天下之守令與其赤子僕僕奔  
命如牛馬而間以其賢者爲一邑之庇是亦計之左也夫  
賢令何忍有名心哉正德之時天下方多事帝自稱威武  
大將軍江南山右翠華遙臨道路之民其謂之何其以宸

濠爲名已有戢之者矣而出師扈從復何所爲江南固豐  
鎬舊都苟非周宣無效周穆矣嗣者爲承天之行諫者多  
死彼其時雲杜固有光然經過之地之令之民吾知其驚  
擾未涯也天下莫不荒正德而聖嘉靖酒色之與神仙夫  
有異哉人君不可以多出白龍魚服之不戒將復歌五子  
之歌矣豈惟人君大兵者所以戢大盜也雷霆頻震則不  
威窮兵者得無類是耶

讀太微經

太微以兩儀四象之法兼邵子太陰少陽太陽少陰之說

河濱遺書抄

三

三

以畢雍堯顯爲卦參三而得六錯綜而爲六十四亦可與  
八卦相合蓋易以三爻故兩之微以兩爻故三之其究同  
歸于易或疑此與伏羲之易不同然邵子非無所本本于  
繫辭繫辭者孔子之說也不用八卦而用四象天下之理  
無盡固如此子文子以爲玄歷兵法皆可以此通貫之讀  
之再四頭緒井井太奇書也一梓于金陵一梓于保定史  
氏因知桓譚契揚古今人不甚相遠太青子謂子曰人以  
此占頗有驗嗟夫司馬文公爲潛虛有取于疇曲洎范介  
儒爲洞極又兼疇圖二家而一之太微之類固已多哉



讀王百穀詩

王百穀明月詩超超交勝殊非謀野集所可比此公翰墨亦人之所重者當時諸老皆推重之卽大泌集亦稱以先生故于姑蘇購其詩而觀之今贈任孝廉嘯菴矣

觀計然子

余偶得計然子一冊爲書四十篇以叙略總其後所薈萃皆吳越春秋事其言亦有可採者蓋好奇者擬作又不欲沒其名以僞書稱傳之後世安知其不以爲真乎近之作者爲小說爲傳奇義豈無取而荒謬實甚如此則其善也

河濱遺書抄

三

三

書中越旣亡吳之後官宰謠而用之作書之時方在壬午亡何而甲申乙酉矣嗟乎異哉

觀天祿閣外史

雜俎秘撰使人新目汪蒼舒古文褒異其一也天祿閣外史云黃憲所作叔度故高品文恐爲贗本耳

觀唐人二書

偶見唐人李光弼統兵秘冊抄本皆輯古名將之策略分類井然欲購其書無及也然以未得李書爲恨旣而獲李鼎祚易解其序曰自卜商之後傳註百家惟王鄭相沿頗

行于代鄭則多叅天象王乃全擇人事易之道豈偏滯于  
天人哉而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折揚黃華學徒多從之今  
集諸家刊輔嗣之野文輔康成之逸篆又宋公讀書志以  
爲集解三十家二公唐以前人皆可寶也

觀唐宋四種書

才調集則唐人選唐詩也宏秀集則宋人選唐之詩僧者  
宋之書若東坡書傳頗有言外之旨米襄陽志林雖論書  
画亦皆可觀予尤喜其不似宋人之筆也

觀元包

河濱遺書抄

三

三

後周時則有衛元嵩之元包包如易元者大也其法與太  
空不同空本于卦綿圖此本于火珠樹其註者爲元成皆  
蜀人蜀故多奇人哉

觀明書三種

學古適用錄者范少宰所編輯世廟識餘錄徐宗伯所輯  
穆宗實錄是爲正史此經濟作史兩大端皆士君子立朝  
之本尤宜講貫之正書善讀書者如成家之子一絲一縷  
皆不可棄也

觀抄本觀象玩占

觀象玩占予從李二擇借其本兵火以來不知何往偶見  
寫本輒思購之讀徐氏海隅集深誠勿藏以爲涉近禁書  
乃知前輩藏書無所不藏而不藏此等賈禱之書其慮至  
深且遠矣

觀龜書

偶見龜書與史記所載不同其言鄙俚恐非聖人之舊籍  
思以稽疑之義仍用兩齋蒙繹克分合生尅考其見于經  
傳者補之以爲經自當勝于洞極之作至于靈棋小數又  
何足以存乎

河濱遺書抄

觀義經易簡錄

明經輯義經易簡錄大費心力所據古今之言必其出于  
本義之外者頗不易簡頗不易讀易理甚廣無不可者回  
不可以舉業求也假義文周孔之辭以求竒情竒理不得  
謂之非義文周孔之所有不得謂之卽義文周孔之正旨  
善讀者則見易之理縱橫左右皆有所人否則支離煩碎  
人之耳目益無適從矣

觀空同集

空同和五子之歌以武宗好遊幸也其擬趙高荅李斯書

譏宰相之附中官也詩文不苟作作其必傳者秋興八首  
伯仲少陵大同宣府之篇尤爲先知

觀李本寧集

本寧集浩瀚多應酬之文其或有稱之者以爲足充類書  
耳觀其句法字法俱有古人源本異於空疎杜撰者蓋所  
爲取法以史爲粉本雜用經子不爲空談卽尋常應酬中  
安得有此乎志墓諸作亦皆有理昔歐陽公宦其地借史  
漢不得取案牘治之見其不合於理者以爲小邑且然天  
下安得無冤故治案牘如治史漢予于此書亦然

河濱遺書抄

三

三五

觀駱子本集

諸暨駱子本號續亭所著有喉論萬歷初上之其鄉人朱  
學士賡序而稱焉以爲首親政次汰中官次令閣臣還備  
顧問三者皆咽喉之司故極言續亭爲前知云又稱其守  
紫陽攻金谿予讀其疏與羊棗集筆力矯矯矣或云此海  
忠介之門人也徐文長其門下士

